

美國寫實主義女作家—凱特蕭邦



凱特·蕭邦(Kate Chopin, 一八五〇至一九〇四年)¹的原名為凱薩琳·歐夫雷荷提(Katherine O'Flaherty), 生長於十九世紀末保守的美國南方社會, 父親湯馬斯·歐夫雷荷提(Thomas O'Flaherty)是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一個愛爾蘭移民的富商, 母親伊麗莎法利·歐夫雷荷提(Eliza Faris O'Flaherty)是法國貴族的移民後裔, 還有一位哥哥喬治·歐夫雷荷提(George O'Flaherty)。從小受貴族教育, 學習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禮儀訓練和嚴格的天主教教育。她的父親也是太平洋鐵路的建商, 但是, 在一八五五年, 她的父親卻死於一場火車事故, 由於父親的早逝, 凱特不太有父親的記憶。而且, 到了一八六一年, 美國的南北戰爭開打, 她的家庭支持南軍, 她的哥哥也因此加入南軍, 不幸的, 一八六三年, 哥哥喬治被北軍俘擄, 在牢獄裡生病過世。自從她的父親逝世, 她的母親對宗教更虔誠, 與凱特更為親密。由於家中的男性很早都相繼去世, 使得凱特早年的生活完全在女性的關係中成長, 和她的媽媽、祖母和曾祖母緊緊地相依為命。

在一八六〇年, 凱特在聖路易文學院接受教育, 由法國的天主教修女教導戒律。到了一八六八年畢業後, 她就進入聖路易社會成為正式參加社交活動的少女(debutante), 在往後二年的期間, 她不但閱讀古典作家, 也閱讀當代作家們的作品, 另一方面, 也開始對音樂產生強烈的喜好。在一八六九年, 凱特寫了一篇有關在籠子裡動物的寓言故事《解脫: 人生的寓言》(Emancipation: A Life Fable), 而且也認識了路易西安那州的法裔望族奧斯卡·蕭邦(Oscar Chopin)。不久之後, 凱特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嫁給他, 在歐洲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旅行後, 全家就遷往路易西安那州新奧爾良定居, 婚後生了五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奧斯卡的父親在路易西安那州的北方擁有一大片農場, 可是, 由於奧斯卡的父親對他管教嚴厲, 使得奧斯卡不願繼承他父親的家產, 反而自己創業, 成為做棉花生意的商人, 但是, 在一八七九年, 由於生意失敗, 所以他帶著凱特·蕭邦, 一家人北上回到他父親在那區塔區斯帕里斯(Natchitoches Parish)的農場, 從此以後, 凱特·蕭邦開始熟悉克立歐人社區的生活方式。

在一八六〇年, 凱特在聖路易文學院接受教育, 由法國的天主教修女教導戒律。到了一八六八年畢業後, 她就進入聖路易社會成為正式參加社交活動的少女(debutante), 在往後二年的期間, 她不但閱讀古典作家, 也閱讀當代作家們的作品, 另一方面, 也開始對音樂產生強烈的喜好。在一八六九年, 凱特寫了一篇有關在籠子裡動物的寓言故事《解脫: 人生的寓言》(Emancipation: A Life Fable), 而且也認識了路易西安那州的法裔望族奧斯卡·蕭邦(Oscar Chopin)。不久之後, 凱特在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嫁給他, 在歐洲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旅行後, 全家就遷往路易西安那州新奧爾良定居, 婚後生了五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奧斯卡的父親在路易西安那州的北方擁有一大片農場, 可是, 由於奧斯卡的父親對他管教嚴厲, 使得奧斯卡不願繼承他父親的家產, 反而自己創業, 成為做棉花生意的商人, 但是, 在一八七九年, 由於生意失敗, 所以他帶著凱特·蕭邦, 一家人北上回到他父親在那區塔區斯帕里斯(Natchitoches Parish)的農場, 從此以後, 凱特·蕭邦開始熟悉克立歐人社區的生活方式。

凱特·蕭邦在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五年, 先生和母親相繼去世後, 自己帶著小孩重回聖路易, 一面撫養六個小孩, 一面才開始致力於寫作, 直到一九〇四年,

¹很多外國書籍或網路資料都把她的出生年說成 1851 年, 根據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她的出生年應為 1850 年。Baym, Nina, general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New York: Norton,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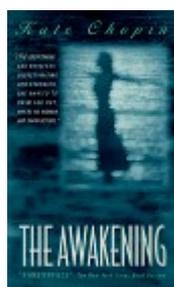
凱特·蕭邦因腦出血而與世長辭。在一八九九年《覺醒》(The Awakening)出刊之前，她已經先後出版了一本小說、百餘篇的短篇小說和短文，已經是一個頗具聲名的作家。然而，《覺醒》一出版，馬上引起軒然大波，不僅報章雜誌大肆抨擊，圖書館不予收藏，凱特·蕭邦也被撤銷文藝社的社員資格。深究其原因，是因為書中女主角艾德娜(Edna)的行為離經叛道，不能符合傳統和保守社會的期望。一直到她逝世後，一九〇六年，本書曾由紐約 Duffield 出版社再版，不久卻告絕版。料想不到的是，在美國廣受批評並且逐漸被淡忘的《覺醒》，半世紀之後卻因為兩位歐洲學者的研究而重見天日。先是法國的 Cyrille Arnavon 在一九五三年將之譯為法文，給予極高的評價，並將此書歸為寫實派小說，他認為此書忠實的處理了婚姻和性的問題，足以媲美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另外，凱特蕭邦筆下的女性，自一九五〇年代逐漸受到美國文壇重視，挪威人 Per Seyersted 於一九六九年為凱特·蕭邦作傳(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出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Kate Chopin)，以嶄新的角度詮釋書中女性對自我的肯定與追求，還有，名評論家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稱她毫無顧忌，直率真誠，文采優美，在處理女人的外遇領先勞倫斯(D. H. Lawrence)，終於燃起世人對本書的重視，也奠定她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寫作風格

凱特·蕭邦的小說大都以法國移民後裔的社會為背景，她擅長描繪人性的渴望及人類對自我的追尋，著重表現婦女在事業、婚姻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女性追求自我實踐時所面臨的困境，其坦率深刻的文筆深受讚揚。除此之外，凱特·蕭邦最獨特且超越當代文學傳統和社會認同的寫作題材，是她顛覆了十九世紀「家庭小說」中標榜的「純真女性」，所強調的「純潔」理念和美國社會對中產階級婦女的期待與規範的標準，而且，她不僅否定「女性無慾說」，更試圖描繪出女人的情欲世界，甚至在某些作品中寫出女性在情欲裡體驗到快樂的一面，例如《暴風雨》(The Tempest)。不過，她筆下十九世紀女性內心的曖昧不明和矛盾不定的心情仍普遍存在女性情欲書寫中。這位誠摯又勤奮的作家，在短短十餘年的創作生涯中，出版了兩本小說及上百篇的短篇故事，在短篇故事中以《一個小時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Hour)最為有名。在一八九〇年她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困惑》，是美國最早觸及離婚問題的小說。此後，又發表短篇小說集兩本：《牛軋湖的人們》發表於一八九四年和《阿卡狄之夜》發表於一八九七年。在一八九九年，蕭邦最重要的作品，長篇小說《覺醒》問世，她透過書中的女主角追求自我、愛情、獨立卻最後自殺的悲劇，大膽地描寫了婦女自我意識和性意識的覺醒。由於無視傳統的舊道德，小說一發表便引起議論紛紛，並且在圖書館遭禁。蕭邦受到社會的冷落，心情沮喪，在去世的前五年中，只有寫了幾個短篇小說。隨著六〇年代女權運動興起，被冷落將進半世紀的《覺醒》才又被重新發現，成為美國女權文學中最早的代表性作品和美國文壇的重要作家。

重要作品導讀

《一個小時的故事》的結構緊密，精簡有力，而且意象分明，文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梅勒太太猝死的伏筆，而文末的反諷更是耐人尋味，點出世俗看法如何曲解人生。這篇短篇小說約在一八九四年發表，文中作者質疑婚姻，認為婚姻中的男女有種盲目的信念，自以為有權力將個人的意願強加在配偶身上，而這種強制行為，即使是出自善意，還是罪行。其內容描述著一位已婚的婦人名為翁梅勒太太，某日，她被告知一個不幸的消息，即為她的丈夫出意外死亡，她先是痛哭，繼而有被釋放的解脫。之後，梅勒太太趕緊走回自己的房中避開眾人的關懷，並且把房門上鎖。一人獨坐室內，梅勒太太透過外面世界的鳥鳴雨香顫動著新春生命的樹梢，以及小販的叫賣聲等等象徵自由與生命的意象，她的目光若有所思的望著藍天，意識到某些事向她襲來，她無法了解與捉摸，她感受到那東西像是從天而降。她好像不能承受如此的衝擊，意識到此東西向她撲來，她用她所有的力量抗拒著，終於有所頓悟，歡欣地幻想著以後都不再需要為他人而活，一切日子都將屬於自己，「愛情」與「擁有自我」相較之下，愛情已經不算什麼。梅勒太太在房中祈禱自己長生，雖然剛剛她覺得人生漫漫。後來她打開房門走了出來，眼中顯露著灼熱和勝利，她走下樓去見自己的朋友和妹妹，正要走出房子外時，門一打開，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此時，梅勒太太卻因心臟病發而倒地去世，臉上充滿極樂的表情。



《覺醒》的結構完整，充滿意象和象徵。本文中描繪美國南方路易西安那州的克里歐人(Creole)的生活，克里歐人為法國貴族的移民後裔。女主角艾德娜原本置身於法國式的上流社會中，生活的目的只有相夫教子，宴款賓客。在這樣的社會裡，女人的地位是因男人而定位；也就是說女人並沒有自我，而只是某人的女兒、姐妹、妻子、母親或情婦。這年的夏天，艾德娜全家到新奧爾良南方的格藍島度假，邂逅勞伯特，終於燃起自我意識和性意識，不願再遵循先生及社會要求而扮演的角色。她勇敢地脫離常軌，一心去發展自己的藝術(繪畫)的潛能，追求自由、獨立，和滋潤身心的愛情，可是，勞伯特卻仍把艾德娜視為男性的附屬而離開了她最後，她還是絕望地意識到自己無法逃避身為人母的責任，更無法逃避孩子對她精神上和實質上的要求。面臨自我和道義之間的衝突，終於走上自殺一途，寧死也不願意放棄才甦醒的自我，以死來維護心所渴求的孤獨和自由。

在文中有許多意象和象徵來突顯主題，從文中的一開始，渡假莊上的那隻鸚鵡即是很突出的意象，牠整日聒噪卻擺脫不了被囚禁的命運。如同艾德娜被束縛在丈夫的勢力範圍裡，之後她堅持搬離丈夫的家，獨居在戲稱為「鴿樓」的小房子裡，因為鴿樓畢竟是自己的家，鴿樓雖小但可以自由進出。然而，在故事結尾之前，艾德娜親眼見到「一隻斷翼的飛鳥在空中撲打、旋轉、拍動著翅膀，無力的畫著圈子下墜，墜入水中。」這也印證了艾德娜的藝術家朋友曾經對她說過：「想要飛過傳統和偏見的鳥兒得要有強壯的翅膀，小東西如果傷痕纍纍，精疲力竭地掉回地

面的景象真悲慘。」艾德娜這隻想要飛越傳統的鳥兒，從表面看來，的確像是跌得很慘的鳥兒。另一方面，此長篇小說名為《覺醒》，自然是指艾德娜意識形態上的覺醒。艾德娜從過去惡夢似的無知無我中醒來，而成為一位對未來有冀望、有期待有慾念、有思想的個體。小說中，艾德娜在勞伯特的陪伴下，渡海到尚奈爾島去遊玩。跨海本身就有重生的意義，因為海的本身就有或生或死雙重的象徵。而自安端夫人家中那沉沉的午覺中醒來更象徵著她從懵懂的過去甦醒過來。反諷的是，甦醒反而更痛苦。而且，艾德娜的覺醒與她終於學會游泳有密切的關係。游泳激發她的潛能，證明她可以做以前不曾做過的事，尤其是可以獨自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而文末艾德娜游向死亡之前，還特別把所有的衣物卸下，更象徵她擺脫世俗枷鎖和尋求解放的決心。艾德娜自殺前曾對孟德萊醫生說：「…或許醒來終究是比較好的。即使得受苦，也總比一生都被幻象所蒙蔽來得好……」這便是她覺醒的最終意義：寧可覺醒，也不願再懵懂的活下去。

此長篇小說的本名原為《孤獨的靈魂》(A Solitary Soul)，因出版社建議才改為《覺醒》。可見，本文的重點仍是艾德娜如何擺脫傳統角色的心路歷程，如何回歸新生兒似的單純自我，並進而給自己在社會裡的人際關係中的新定位。這點可以從作者在場景上的安排中看出端倪，艾德娜在尋求獨立與自由的過程中，一步步的脫離社會，離開人群。事實上這些都意味著她一步步的卸下世俗的袍罩，斬斷社會預設的關係，她的世界越變越小，也越來越孤獨，雖是心所嚮往的，卻始終無法與現實妥協，最後唯有投入大海的懷抱，才能獲得並且維持心靈真正的自由與自我意識的覺醒，所以，在精神上她得到了勝利，她拒絕繼續再消極地受人擺佈！雖然《覺醒》一開始發表即遭到禁令，但這正所謂的真金不怕火煉，經過約半世紀後，在美國文學史上，閃耀動人。

中文參考書目

- 凱特·蕭邦著。(1996)。《覺醒》。楊瑛美譯。台北：女書文化。
- 凱特·蕭邦等著。(1999)。《難解之緣：女性作家經典短篇小說選》。楊瑛美編譯。台北：聯經。
- 安·布萊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等著。(2001)。《我，生為女人》。錢滿素等譯。台北：城邦文化。

網路資源

- <http://www.empirezine.com/spotlight/chopin/chopin1.htm>
- http://www.wsu.edu:8080/~wldciv/world_civ_reader/world_civ_reader_2/chopin.html
- <http://lib.tngs.tn.edu.tw/garden-01/gd01-015/gd01-015-02/gd01-015-01.html>
- 文中的圖片皆源自 <http://www.empirezine.com/spotlight/chopin/chopin1.htm>.